



为了十四条生命

[匈牙利] 塔·季鲍尔 原著
萧 章 翻译 白 屋 改写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根据匈牙利同名影片改编的电影故事。内容寫：薩約庫特礦区一个礦坑發生了意外的水灾，十四个礦工被堵塞在礦井里，遭受着死亡的威脅；当这个不幸消息傳出后，各地人民都紛紛前來救援。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調动了一切可以調动的人力物力，克服了各种困难和危險，終于及时地从死亡邊緣上搶救了这十四条生命。

为了十四条生命

〔匈牙利〕塔·季鮑尔原著

蕭 章翻譯 白 屋改寫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6/16 字數：80,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0

統一書号：T10077·525

定 价 (5) 0.11元

主要人物介紹

恩勃魯斯——礦區黨支部書記。

巴里——礦工，是一個很喜欢孩子并受孩子們愛戴的人。

巴洛赫——老礦工。

森尼——青年礦工，巴洛赫的兒子。

托尼——礦工，是個老胡塗虫，喜欢喝酒。

高利夫——礦工，是托尼的好朋友。

西卡——礦工，也是托尼的好朋友。

鮑沙——老礦工，是一個热爱生活的人。

庇斯特——鮑沙的孫子，是一個積極、熱情、見義勇為的青年。

安娜——女礦工，英列的未婚妻。

英列——救生隊隊長，安娜的未婚夫。

薩拉——鑽探機組組長，是一個非常能干的姑娘。

楊巧——礦工，是一個堅定沉着而又樂觀的人。

勃尤索——礦工。

拉柯施——礦工。

戴部長——匈牙利煤礦工業部部長。

捷蓋——總工程師。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緊張的時刻	1
二 爆炸! 水!	5
三 我們不會死!	9
四 部長的電報	13
五 蘇聯鑽探機	16
六 電話接通啦!	19
七 托尼和他的老婆	24
八 “我領你去見爺爺”	28
九 煤氣又爆發了	32
一〇 十四條生命脫險	38

一 緊張的時刻

在薩約庫特，連綿不斷的秋雨，已經下了兩個星期。今天，十月的最后一天，太陽总算羞怯地露面了。

薩約庫特是匈牙利波爾紹德州的一個古老的小礦區。這裡，群山環繞，中間是屋宇相連的小鎮。世代相傳的礦工們，就居住在小鎮之上。

從小鎮的外表看來，很顯然，礦工們的生活改善得還不算太多。破旧的牆垣仍然到處可見，那僅有的一條從南到北的市街也是高低不平的。但街上的店鋪形形色色，一應俱全。有百貨商店、有銀行、有郵局、有花鋪、有酒館……

十點鐘了，礦上的夜班已經結束，日班就要開始。

做日班的工人，三三兩兩，絡繹地從市街踏上公路，向坑道走去。有的剛從家裡出來，有的站在門口，和他們的家里人說話道別。

這邊的一座庭院，是礦工巴洛赫的家。巴洛赫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森尼，十九歲了。父親要送他進城學技術，他却願意繼承家傳的舊業，做一名礦工。父親拗不過他，只好依從。今天，正是森尼第一次下礦井的日子。全家都感到興奮而緊張。尤其是巴洛赫的妻子，一早起來，就亦步亦趨地跟在兒子後面，把“餓了就吃”、“累了就歇”一類的話，嘮嘮叨叨地叮囑了不知多少遍。此刻她正在把一條昨天才買來的紫絳色的圍巾替兒子圍在頸上，

这当然免不了又有一番話：“当心一点，别跟你爸爸学，老是把圍巾掉了。”說着朝倚在大門框上的巴洛赫白了一眼。

巴洛赫幽默地做了一个鬼臉，引得妻子笑了。接着，他跑过来將森尼的手臂一拉，說：“咱們走，别老听你娘的那套大道理。”

妻子不服气，說：“不听我的，听你的？”

这时丈夫和兒子已經走出大門了。她也跟了出去，直到父子倆的背影消失，这才扭过头來，对着远处喊道：“比施其！比施其！吃飯啦！”

“來了。”比施其应了一声，人却未动。比施其是她的小兒子。这时他和一群孩子們圍着巴里叔叔玩得正高兴。巴里叔叔是个身材矮小、留着兩撇小黑胡子的礦工，也是孩子們最喜爱的大朋友。不用說，巴里叔叔也是最喜爱孩子們的。他能做出許多奇妙的玩具，此刻，他正用紙头折成了一只小小的飛機，把它向空中用力一扔，那飛機在空中兜了一个圈子，接着往下一栽，落到小河里去了。孩子們哄叫起來，巴里叔叔說：“好了好了，你們回去吃飯，我上班去，明天見。”

孩子們也齐声地回答巴里叔叔：“明天見。”

拉柯施是个孤老头子，家里什么人也沒有，平时跟他做伴的，只有一头全身長滿白色細毛的小猪。拉柯施看待这头小猪，就像看待自己的親人一样。他給这个幼稚、滑稽而愚蠢的小动物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費里”。每天，他上班之前，总要从木柵欄里將小猪抱在怀中，連連親吻，嘴里还咕囔着：“費里，我的好費里，我去了，你乖乖的在家，别吵鬧！……”之后，將衣襟一拉，掏出口琴，一路吹往礦井去。因此，同事們都称他为口琴家拉柯施。

楊巧是今年年初才結婚的。妻子長得不頂漂亮，却有兩片使人迷恋的嘴唇。在这上面，楊巧不知給它印上了多少个热烈

的吻痕！瞧！現在他們的嘴唇又膠合在一起了，而且就在家門口，就當着門外站着的幾個等候楊巧同去上班的礦工的面。不過，他們都已看慣了楊巧夫妻這種情意纏綿的、一天一次的吻別，所以並不感到稀奇。

在酒館里，托尼、西卡、高利夫三個上了年紀的人，剛喝完杯子里的最后一滴酒。說實在的，假使給每人再添三杯，他們也不會拒絕的。無奈時間不允許了，只好戀戀不舍地站起身來，準備往礦坑走去。不知是興奮呢還是什麼，托尼將手中的杯子朝地上隨意一扔，“當啣”一聲，杯子摔得粉碎，接着三個人同時爆發出一陣狂笑。突然，托尼發現了站在門后、頭上包着圍巾的老太婆。他頓時睜大着雙眼，惡狠狠地說：“明天再好好的跟你算帳！”

老太婆被這一說，吓得連忙朝后倒退了几步，可是後面就是牆壁，沒有地方好退了，只好縮成一團，默默地站在那裡。幸虧托尼只說了這樣一句，就挽着西卡、高利夫走出酒館去了。接着，一陣歌聲，斷斷續續地從他們口內迸出：“在五月之夜，我摘一朵……美麗芬芳的紫丁香……當你進入睡鄉的時候……把花兒插在你的房里……明天……我們是多麼幸福！……”

這一對正在公路上前進着的是祖與孫。祖——鮑沙，孫——庇斯特。他們在為明天就要發生的事情而爭辯着。明天，庇斯特要到布達佩斯的一家工廠里去報名應考。祖父不贊成，勸說了好多次，都未能挽回孫子的心意。現在試作最後的努力：“庇斯特，你还是不要走吧，我們這一家子的人已經在此地工作了一百年啦，這兒也會有機器……康拜因。”庇斯特搖搖頭說：“這個我不相信，爺爺，我明天就可以有機器了。”爺爺不響，又走了一会，忽然停住，向孫子伸出手來，說：“好吧，再見啦，明天我也不送你。”孫子想把爺爺的手多握一会，但是爺爺有點負氣，掉頭不顧地走了。

恩勃魯斯的妻子快要生育了，她希望丈夫能够陪自己進城一趟，为將要來臨的孩子買点东西。上星期六丈夫答应过，后来臨時有事，失了約。“这星期六，也就是明天，”妻子对恩勃魯斯說：“可不能跟上次一样了。”恩勃魯斯吻了妻子一下，說：“親愛的，一定不。”然后大踏步地走向礦井。他恨不得馬上就赶到工作崗位，因为汽笛鳴响后十分鐘，一个新勘察的煤礦資源要通过爆炸而变成煤礦了。在这緊張的时刻里，他，作为一个礦井的党支部書記，責任是十分重大的。



早晨，赶着上班的礦工們，三三兩兩，絡繹不絕的走進了

礦井，……

赶着上班的礦工們，都紛紛走進了坑道。恩勃魯斯剛走到礦井的入口處，一个人从里面飛奔出來，几乎同他撞个满怀。他剛要發問，对方却先開口了：

“对不起，恩勃魯斯同志。”

“哦，是你。”

是女礦工安娜，她長着一頭金黃的鬚髮，一雙淺藍的眼珠，一個尖尖的鼻子。

“時間快到了，上哪兒跑呀？”他問。

“我去看看有沒有我的信。”她說。

“干嗎那麼急？”

“未婚夫的信，怎麼不急。”一個正從旁邊走過的男礦工代她說。

“要你管！”安娜白了他一眼。

“還是下去吧，有了自然會給你送來的。”恩勃魯斯拍拍安娜的肩膀說。安娜很快地轉身走了。

二 爆炸！水！

這個新煤礦資源是在礦區的老工程師沙斯的領導下勘察出來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沙斯和他的助手們按着從前礦主留下來的圖樣找尋綫索，一下子就得到了滿意的結論。於是選定今日，開發煤層。

誰又知道呢，就在煤層的貼近，有一條淹滿了水的老坑道。圖樣上沒有注明，即使像鮑沙那樣的老礦工也不曉得在礦井里埋藏着這一股汹涌的禍水；礦主自然是明白的，可是他人在國外，這一股禍水，可能就是有意留給工人階級的一個惡瘡。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逼近了。

沙斯在他的辦公室里，向從總管理處坐了馬車趕來的礦長施伐爾勃報告情況。他說，一切都是令人感到愉快的，煤層爆開以後，他保證在最短期內統計出新資源的全部貯藏量。

礦長听了報告，笑容滿面地摸了摸下頰上的胡子，然後問沙斯：“時間差不多了吧？”

沙斯看了看手表，說：“差不多了，讓我打个電話到下面問問看。”

他說的下面，就是指的礦井里面。等一会的爆炸，就要在這兒發生。鑽探工人已經打好四個洞眼，裝好炸藥，長長的引火綫拖在地上。負責點火的勃尤索問他：“行了嗎？”他回答：“行了。”勃尤索說：“那你去吧，以后的事交給我了。”鑽探工人收拾起工具，跟勃尤索握一握手，說：“祝你成功。”便吹着口哨走了。

勃尤索蹲下身子，拿起引火綫的一頭望了望，又用手指捻了捻，好像就要點火的樣子。

“別忙，等候工程師的命令。”有人阻止他。

勃尤索抬頭一看，見是恩勃魯斯，他身邊還有鮑沙。

“是在等着。”勃尤索說。

恩勃魯斯用手擦一擦頭頂上的煤屑，問鮑沙：“這兒是不是貝壳岩？”

“對，新礦層離這兒不遠了。”鮑沙說。

恩勃魯斯點點頭，忽然有人來喊：“支部書記同志，你的電話！”

“嗯。”恩勃魯斯答應着跑過去，過了一刻，又回來了，神情嚴肅地問勃尤索：“有問題？”

“沒有問題。”勃尤索說。

恩勃魯斯將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疊在一起，用力一彈，發出“嗒”的一聲，說：“工程師來了電話，點吧！”然後招呼鮑沙：“咱們快些走！”

引火綫的一頭，立刻亮起了一點紅光，它用一種不算慢的速度向前爬。勃尤索也離開了，他一面走一面看着手表。現在離爆炸的時間還有三分鐘。

恩勃魯斯正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批評“搗蛋鬼”西卡。原因是

他这时候还想往外跑，鮑沙好心攔他，反而被他奚落了一頓，气得鮑沙的胡子直往上翹，恨恨地說：“讓你去！馬上要把你的头炸爆了。”西卡当然不是不怕死，只好对鮑沙做了个鬼臉。

森尼和巴洛赫急急地走來。兒子不斷地催促父親：“走快些，爸爸！”他們走过恩勃魯斯的身边，支部書記向森尼伸出了右手：“兄弟，預祝你第一次勝利！”森尼也把右手伸出來，略帶羞澀地說：“謝謝你！”

勃尤索又看了一下表，还有兩分鐘。

又一群礦工走过去，恩勃魯斯發現，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安娜。自己虽然劝她下了礦井，但这姑娘的心却还留在上面，記挂着邮遞員手中的信，不是么，瞧她那副表情。

“安娜，你爱人來信了？”恩勃魯斯將她喊住。

安娜搖搖頭，心想，我哪兒知道，你又不肯讓我在上面多留一會兒。

“會來的。”恩勃魯斯安慰她。

勃尤索又看了一下表，只有一分鐘了。

“安娜！安娜！”

拉柯施手里拿着一封信，远远地在喊。安娜見了，拔腿就跑，但是被鮑沙一把拉住，說：“不能去，就要爆炸了。”同时又关照拉柯施：“你也不許過來。”

拉柯施有意要逗安娜發急，將信朝她揚了一揚，說：“你爱人寫來的，你剛走，邮遞員就送來了。”

“你讓我去，不要緊的。”安娜在鮑沙的手里掙扎着。

“胡說！”鮑沙的手抓得更緊了。

“你丟給她吧。”巴洛赫解圍，对拉柯施說。

“这不是快信，慢点給她沒有关系。”拉柯施說，手却伸到褲袋里找尋什么。

众人大笑，安娜更急了，嚷道：“拿來，我的信。”

“喏！”拉柯施原來在褲袋里找到了一根牛皮筋，又拾了一塊煤，裹在信里面，用牛皮筋箍好，使勁一扔，說：“你接好啦，安娜。”然後摸出口琴，不勝感喟地自言自語：“愛情是可以戰勝一切的。”

安娜剛剛撕下了信的封口，拉柯施剛剛吹出了第一個音符，

.....



安娜從地上拿起未婚夫的來信，撕開了信的封口，.....

“轟”的一响，煤塊四濺，又夾雜着嘩嘩之聲。

勃尤索首先听出声音不对头，恩勃魯斯、鮑沙也發覺了，所有在坑道里的人都驚呼起來：“啊！是……”

可不是水嗎！它來得那么突然，又是那么湍激，一下子就淹沒了人們的腳，漲到了人們的小腿，并且正在繼續朝上漲。

在這一霎那間，人們的神智仿佛被水冲走了，一个个楞在那

里，不知所措。安娜的信被捏成了一团，拉柯施的口琴衔在口中忘了取下。

水自然不管这些，它迅速地繼續上漲，淹沒了人們的大腿。直到此刻，大家才恢复了知觉，想到了“跑”。

往哪兒跑呢？楊巧選擇的方向是外面，西卡和高利夫二人附和。但是恩勃魯斯阻止了他們，因为朝外面走，越走水越深，还是到里面去，到采煤的地方去。那边的地势高，有空气，还有电话，可以跟上面取得联系。

“走吧！”恩勃魯斯鼓励着大家，带头移动了脚步。

虽然恩勃魯斯的理由未能使大家完全信服，但事已至此，也只有听他的指揮了。西卡跟在大家的后头，一面涉水，一面咕囔：“你們这是存心要做水耗子。”他的气无处可出，随手將旁边一只系住小貨車的圈套一拉，小貨車失去了羈絆，直冲下來，不偏不倚，正巧碰到了通風道的那扇門，門也失去了羈絆，砰的一声，緊緊地合上了。

十四个礦工就这样隔絕在不通空气的坑道之中。

三 我們不会死！

礦井外面已經得到信息。警报响了，那种冗長的凄厉的声音划破了薩約庫特的上空，小鎮上頓時騷动起来，人們都不約而同地朝礦上跑。

鮑沙的孙子庇斯特才爬上火車，听見警报，又赶紧跳下，一口气奔到礦井的出口处，看見一个礦工从面前走过，便問：“什么事？”

“水决口了。”他說。

“是水？”楊巧的妻子剛剛赶到，听了这話，兩腿一軟，人就橫

着倒下去了。虧得底斯特眼快，一下把她拉住。

巴洛赫的妻子像着了魔似的，口內不住地念：“我的兒子！森尼！我的森尼！我的丈夫！巴洛赫！……”反來復去，顛三倒四。

托尼的妻子是碰見一個人就問：“我的丈夫，你知道嗎？”或者，“你說說看，他在哪里？在哪里？……”

还有很多人的妻子正在朝坑道里面冲。几个套着印有“糾察”字样的臂章的礦工，手挽手地并排站在門口，攔住了她們，并向她們喊話：“不要慌！你們不能下去！安靜一些！”

她們不听，甲說：“我們偏要下去！偏要下去！”

乙說：“我們要去救他們！”

丙說：“你們放我下去！”

整个的薩約庫特沸騰了，人們的声音乱成一片，人們的心情也乱成一片。因为堵在礦井里面的十四个人是死是活，誰也不知道。如果侥幸活着，他們是在坑道中的哪一段，誰也不知道。

管理处的電話接綫員拚命地对着話筒喊：“下面礦工同志請回話！請回話！”可是下面的礦工同志沒有回話。

其实，下面的礦工同志这时也在拚命地往上面打电话。先是恩勃魯斯对着話筒喊了半天：“喂！这兒是工作面！喂！喂！这兒是工作面！喂！……”得不到回音。他疑心是電話綫坏了，便將听筒交給楊巧，說：“你來試試看，我去檢查綫路。”

楊巧使勁將電話机搖了几搖，放大了喉嚨喊：“喂！喂！这兒是工作面，我們这兒是工作面！……”听筒里开始还有一絲嗡嗡之声，但过了一会，便寂然了。

西卡看出了楊巧臉上那种掩不住的失望情緒，冷笑道：“哼！到工作面去，到工作面去！这下可好！”

托尼接嘴道：“这下完了。是哪个出的主意，叫我們到这兒來！”

西卡和托尼的埋怨触动了安娜的悲怀，本來已經涌到眼睛边的泪水，便像断了线的珠串一样，一颗挤一颗地洒了下来，挂满了一脸，也滴湿了她手中捏着的那张信纸。

“别哭，别哭！安娜！”巴里叔叔坐在她对面，用一种郑重其事的神情对她說，“你知道我的鞋底上寫着什么？我們不会死！”說着他將右脚的那只皮鞋脫下，“真的有，真的，你們看！”

鞋底上尽是泥，哪兒來的字，不过大家都懂得巴里的人，懂得他故弄玄虛的用意，便一齐笑了。只有西卡不肯饒他，罵了一声“扯淡”。

楊巧仍旧在打他的电话。

勃尤索好整以暇地用刀在雕刻一塊木头。兩道眉毛挤在一起的馬庫施問他在干什么，勃尤索將双肩一耸，說：“小人兒。你下棋嗎？要知道我們在這兒要待一个时候的。”

安娜的啜泣沒有停止，托尼不耐煩地說：“小姐，別哭了。真他媽的見鬼！”

恩勃魯斯无精打彩地走回來。楊巧望望他，他搖搖頭，靠近安娜坐下，低声問她：“信上說些什么？”

安娜哽咽地說：“他……他說……他星期天來看我。”

“會見到的，不过你要勇敢些。”

“書記同志，我要活下去啊！”安娜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托尼冷笑道：“活唄，水在漲起來了。”

地上本來粘着一個紙团，現在这个紙团已浮到了恩勃魯斯的脚边。水是在漲，但是作为党支部書記，为了安定人心，必須保持一种乐观的气氛。虽然这样做使自己内心也会感到痛苦，因为这明明是在說謊。

“不，水不是在漲起來，是在退下去。”恩勃魯斯用力踢开了那个紙团。

“我的上帝，水已經到這兒了，還說……”托尼不服氣。

恩勃魯斯只好不理他，叫安娜拿着電筒，陪他再上別處看看去。托尼突然像發了瘋似的，朝恩勃魯斯的面前一站，惡聲惡氣地說：“把鑰匙給我！”他說話的時候，嘴里還有一絲半縷的酒味往外飄。

“干什么？”

“開炸藥柜，我不能眼看著自己做水耗子。”

“不在我這兒。”

“別撒謊，拿來。”

“慢着！噓！听，你听！”恩勃魯斯作了個攔阻托尼發火的手勢，又指指頭頂上。大家都有點感到莫名其妙，問恩勃魯斯听些什麼，恩勃魯斯說他听見了抽水机和鑽探机的响声。托尼不相信，說他沒有听見。安娜先朝恩勃魯斯看了一眼，又對托尼說：“你當然听不見，因為你的耳朵不好。”恩勃魯斯笑了。

托尼疑惑起來，問安娜：“真的？”恩勃魯斯搶着回答：“當然真的。你听，嘣！嘶！嘣！嘶！抽上來！嘣！嘶！嘣！嘶！壓下去。”安娜接着說：“對，對，還有鑽探机，而！而！而！而！”

他倆這樣一唱一和，連鮑沙、巴洛赫等人也都信以為真，一個個面面相覷，竭力抑制住自己的呼吸，好讓抽水机和鑽探机的响声清晰地傳入耳鼓。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可怕的靜寂！靜寂！靜寂！高利夫首先嚷道：“恩勃魯斯騙人，什麼也沒有听見。”西卡補充道：“對！不可能的，出事情才一個多鐘點，難道他們會來得這樣快嗎？”

安娜軟弱地爭辯：“可是我，我听見了。”

蓋斯聶爾立刻反駁：“我沒有听見！”

“不管听見沒听見，反正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再不然就是后天。”楊巧放下電話筒說，“同志們！我們自己要有信心。”

“对，我们一定要活下去！”安娜开始变得坚强了。

四 部长的电报

一架银白色的客机穿过淡薄的云层，急速地向萨约库特前进。机舱内坐着煤炭工业部的戴部长，萨约库特矿区总工程师捷盖和当地驻军司令鲍其扬少校，此外还有捷盖的两个助手——年老的和年青的工程师；鲍其扬的部下——一个佩着中尉军衔的军官，部长的勤务员——一个矮而且黑的小伙子。

萨约库特事故发生后，捷盖和鲍其扬便立刻赶到煤炭工业部里来请示。戴部长见了他们，约略地谈了两句，就拿起大衣，说：“走，到萨约库特去，在这见谈不清楚。”勤务员问他：“您不回去拿点东西么？”戴部长旋开门上的把手，说：“来不及了。”就这样他们登上了飞机。

捷盖和部长坐在并排，继续作他的彙报：“封闭在那个矿井里面的水的容量，恐怕很大，我的估计，把水排除出去，最低限度要五天的工夫。”

“五天？井里的人支持不了。”鲍其扬坐在前面，回过头来说。

“当然，在这几天之内不能叫他们饿肚子。”捷盖说，“部长，我的打算是先打一个洞，然后从洞里……”

“……送吃的东西给他们？”部长抢着问他。

“是的。”他说。

“可是五天……”部长的眉头微微一皱，说，“总还是个五天吧！整整五天。”他朝机窗外注视了片刻，忽然问坐在对面的中尉和勤务员：“你们抽烟吗？”中尉表示要抽。部长便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两包香烟，递给中尉，说：“喏，你们拿去抽吧。”然后转向捷盖，说：“工程师，你知道我的烟瘾很大，每天非抽一包不可。今